
新加坡 — 晨间联谊会
2014 年 3 月 26 日（星期三）— 7:00 - 9:00
ICANN — 新加坡，新加坡市

JANICE DOUMA LANGE: 各位好！如果您不介意，请到会议室边上就坐，如果您面前没有耳机，请务必配备耳机参加今天上午的会议。如果您手头没有耳机，直接从会议室边上取一个即可，但一定要保证您配备了耳机，并且调整耳机做好开始会议的准备。

姓名未知： 好。现在只是进行一下 Adobe Connect 的音频测试。1，2，3，4，5。
正常。

JANICE DOUMA LANGE: 早上好。声音太小了，现在是星期三。早上好。谢谢，好多了。首先，如果您先前没在会议室，请确保您有耳机，并将耳机戴在头上。戴上耳机，请戴好。哇，你们看，已经是星期三早上 7:10 了，让我们开始吧。

各位让我回忆起当老师的日子，也就是八九年的时间吧.....我们现在开始吧。Sébastien 要等不及了，他马上就要开始快速 *parlez-vous français* [说法语] 了。我学了五年法语，各位永远不会懂得我刚刚说的是什么意思，这实在是美国教育体制的可怕之处。耳机，已经戴好了吗？请收起橙汁和咖啡，现在开会。

我不再唠叨了，现在有请 Sébastien Bachollet 给大家发言。

SÉBASTIEN BACHOLLET:

大家好。大家早上好。哦，非常不错。我要用法语发言，是因为我相信每当我们讨论国际组织的时候，都要利用可供我们使用的语言服务。我可以讲英语，这一点确信无疑，我也可以用西班牙语说几个词，但是我宁愿使用我的母语。

我叫 Sébastien Bachollet。我目前是 ICANN 董事会成员。我的席位号是 15，到今年年底为止，我将一直是董事会成员。我在此与大家一起参加由 Janice 主持的这个计划，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卓越的计划，能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互交流意见。

同时也让很多同仁可以通过 ICANN 的不同机构相互交流意见 — 这一点我们已经很快实现。当我在 ICANN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的确梦想过有这样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向我们自己展示过这样的事实：必须耗费两年或三年时间才能了解组织的运作方式。

因此，我想我们讨论的议题是公众参与，我们面临各种语言问题，还有一个是关于会议的组织问题。我参加讨论的工作组提交了一份已发布的报告，以征询公众意见。我不是在要求各位在此公共评议期内参与讨论，但是如果您有任何想法，您可以直接提出。

如果您对我们如何组织会议有任何意见，并且您想今天在此与大家分享，当然我会非常高兴地听取您的评论。当然，您现在可以利用借助 ICANN MSWG 标记实现的技术。您也可以使用 Twitter，也就是会议战略工作组。

早上我进入会议室的时候感觉这里非常冷，我非常渴望我们能到世界上其他地方召开会议，这样我们能获得各种各样的意见。如果各位也想说会议室内太冷，或者要到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就太好了。我只想在此做简单的介绍，我希望了解大家对于 ICANN 会议的反馈，



无论您认为这些反馈有用与否、是不是过于复杂，也不管您要与我们分享的关于 ICANN 会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所以我要了解会议期间是否已经有许多人与您联系过，并且对方使用非 ICANN 官方语言或英语与您交谈。我希望你们之中不说法语或不以法语为母语的人，理解法语翻译成英语之后的意思，而其他各位需要能够理解法语的意思。

我将在此针对您会提出的任何问题或任何意见一一作答。现在，请您发言。

姓名未知：

上午好，Sébastien。您用法语发言非常好，这样可以让本社群面向所有语言开放。昨天您指出了全球化与国际化之间的区别。关于这个议题昨天谈得不够多，或许今天您能够详细介绍一下与互联网治理相关的这两个术语，因为我非常想知道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两个术语：全球化和国际化。

SÉBASTIEN BACHOLLET：

Sébastien Bachollet 现在发言。谢谢。看来我们马上要深入探讨政治问题了。术语使用问题，这些术语的语义理解问题，对于这些术语及其语义和翻译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都非常复杂，原因在于，我们今天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说不同的词语来表达全球化、国际化，而所有政府都使用这些术语。

这意味着在国家之间，政府喜欢讨论政府之间或国家之间可以完成的事务。而当我们讨论更复杂的问题、在全球更具普遍性的问题、与全世界相关的问题时，我们就很难找到确切的术语来表达。

如果您说法语的话，大概您会使用这个术语.....[法语]。这颇有些经济学的语气和含义。我们不喜欢使用这个术语，是因为这个术语在更多情况下是指无法在两个位置之间移动的作业。但是，当我们用英语讨论全球化时，我们讨论的是属于可以覆盖全球、全世界的某个事务。

这就是我们使用“全球化”术语的原因。在我看来，全球化包括国际化。其中一个词涵盖另一个词，在这里的意图是确保涉及到每个人。通常，我们说这种提法包括政府，但我要说这包括世界上所有机构、所有个人，世界上所有合作伙伴、所有利益相关方，特别是，适用于 ICANN 的全球化。

我觉得大家今天上午有点犯困。我想尽力让大家清醒一点，因为我希望你们提出更复杂的问题。好的，请讲。

KATHY:

我的英文名叫 Kathy。我想问一个问题。在这.....

早上好。我来自中国，是一名律师，就职于 [音频不清晰]。我的问题是，在这个社群中，我注意到有个法律机构。我想问一下，我怎样才能参加这个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SÉBASTIEN BACHOLLET:

我不确定我是否完全理解了您的问题。当您提到有个法律机构时，是的，ICANN 就是一个法律机构。不过我觉得您是指一个负责处理所有问题、所有法律问题的特定工作组。对吗？您是指全球咨询委员会吗？

该委员会在关于全球化和本组织所有法律结构方面行使咨询角色，我想这就是您所指的工作组。这也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某些内容。现在有五到六个问题，我们将尽力回答。我也在倾听我内心的回应。

过去曾经公开提出过六个与全球化相关的问题。我们对 ICANN 作为一个组织进行的全球化、义务确认、ICANN 承担的义务有过质疑，这是我们与多利益相关方和其他工作组继续协作的两大议题。

有些部门行将取消，是因为该社群认为我们有太多事务、太多问题亟待同时讨论，我们需要做出选择。的确有个负责法律结构的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目前已经停止它的一切活动。如果您指的是这个工作组，那就言之尚早。如果您问的是其他事情，那我可能并没有回答您的问题。

JANICE DOUMA LANGE:

实际上，我想发言是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要向各位介绍董事会另一位成员 **George Sadowsky**。有请 **George** 说几句话，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请尽管提问，那样非常有益。

GEORGE SADOWSKY:

好的，非常好。谢谢 **Janice**。我想用英语发言。我想从五个方面快速进行介绍。背景方面，我是通过学术计算机大学，也是通过我工作过一段时间的联合国，进入互联网的。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可能比在座某些人的出生日期更早的时候，我在各个国家做技术转让工作。很多时间是在非洲，也在其他国家。其中，深深打动了我并给予我动力继续努力、最终选

择本组织的是，我看到了各位所来自的任何一个国家，那时都一直在竭尽全力与所谓的“信息贫乏”作斗争。

“信息贫乏”也就是没有能力获取所需的信息解决问题并取得进展。所以说，ICANN 属于一个更大型的生态系统 — 互联网生态系统。它担负着非常具体的职责。还有其他从属组织，比如互联网工程任务组，互联网协会，等等。我相信你们中有些人一定非常熟悉这些组织。ICANN 获取了有限的授权，但是非常重要的授权。

这是 ICANN 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从本质上而言，ICANN 对于互联网的导航基础设施负有责任，这种基础设施就是便于您在互联网中从此处导航到想去的任何位置所用的名称和数字，目前全世界都在关注这种基础设施。这里的问题是，它属于谁？

由谁来控制它？我是在假定“控制”是个恰当用词的情况下，实际上我认为不是，而其他人认为是。它将如何为了世界上每个人的利益而继续发展呢？这非常令人振奋，因为相关的对话逐渐热烈起来。各位熟悉的 NTIA 公告是两个星期前发布的，人们讨论这个公告，我们确实要以一种适于互联网发展的方式对此作出响应，这是社群的需要。

另外，还浮现出一种新型的治理方式，称为“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在我看来，这种治理方式表示，每个利益相关方、每个工作组、每个部门，在选择对于某个流程、某个机构或某个理念的发展利害攸关的独有用词后，可以坐在一起讨论，

也可以对问题的解决、流程的开发、技术的发展等发挥作用。现在有各种形式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您在 ICANN 所看到的就是其中一

种，我们称之为那种模型的实质化。它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它是试验性质的一种新形式，我们正在对它进行研究。

到目前为止，在完成我们预期的事务方面，它表现为一种相当不错的组织形式。注意，它尚处于初始阶段，我希望它的服务期会很长。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谈及 ICANN 呢？第一，这的确很有意思。第二，在如何实现这些导航结构的发展、如何为世界上每个人做出更好选择方面，您可以在自己的国家乃至全世界做出非凡创举。

最后，您是这里一项非常重要的大奖的获得者。您已经入选本次英才计划，我怀疑这是一个伟大的体验，但我希望您会将它作为一项义务带回您的国家，培训其他人，让其他人参与，针对您当地环境下的互联网进行工作，帮助改善互联网。

还要帮助人们了解其中涉及的内容，如何使用，互联网治理所引起的全世界范围内的重大改变是什么，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我的发言到此为止。

JANICE DOUMA LANGE:

我觉得大家都步入正轨了。实际上我在为制定将来的计划做记录。我非常喜欢这些问题。大家为什么应当参加 ICANN？我认为原因是，当您到这里开始参加这些会议，并卷入这种狂热的进度中时，您开始听到人们说，“哦，我刚加入了另一个工作组。我正在关注我的第三个工作组，我从晚上六点到凌晨三点都在参加电话会议。”

这必定会让人产生这种看法，“我为什么要参与这个？”有点疯狂。

这个问题的确问得很好，我们需要从这里走开，然后问问自己其中

的重要性。我想，实际上在您回来时，无论再回到哪里，我想问题的答案都会变得清楚明朗。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已成为自己的老师，实际上这个会议室内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老师。我觉得当您成为自己的老师时，您就开始真正体会到价值所在。您会理解其他人脸上那种表情，特别是当他们开始对某个事情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时，然后您会提醒自己，“哇，我理解了，在短短的五天.....六天.....九天内。我想了解更多，我想传授更多，我希望自己参与其中。”

因此我非常感激我在此草草记下的那些问题。其他人还有要向 Sébastien 或 George 提问的问题吗？不要关于.....Raoul，您要发言然后 [音频不清晰]？

RAOUL:

早上好。我叫 Raoul [音频不清晰]，来自印度。经过培训后，我是首次来参加我的第一届 ICANN 会议，这对我来说是一次不平常的经历。我的问题是关于三天的培训课程，我已经从中了解了各种结构、选区组织，以及各种事务的运作方式。但我仍然无法弄明白，什么时候才能了解 [音频不清晰] 的标准和协议？

角色辩护机构是什么？比如说，IETF、IEEE、ISOC 或 WTC。正在参与制定不同层次的标准和协议的所有机构有哪些？如何区分一个机构与另一个机构之间的工作成果？

PATRIK FÄLSTRÖM:

会议室内恰好发生了 [音频不清晰]。其实我应在两位先生之后发言。各种标准组织之间的区别是如何达成共识，这才是最大的区别。就像分别在 GNSO、SSAC 和 GAC 中达成共识一样，这其中也有所不同。

在 ALAC 中，他们寻求共识的方式不尽相同。即使决定如何获取咖啡以及晚上要做什么事时，大家在本小组中寻求共识的方式也各不相同。那么，重要的是，这些小组中的每个小组都随着时间推移，在自己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制定了流程。

如果您研究一下 IETF，就会发现他们拟定文件的方式是，每人都可以通过邮件清单参与工作组的工作。当工作组对文件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工作组主席说，当他们认为每个人都赞同时，他们会举行最后一次电话会议，在那时每个人还可以对文件提出异议。

最后的过程持续时间非常短，跟 ICANN 此时采用的征询公众意见非常相似。所以这里存在某些相似性。

RAOUL:

我要跟着提一个问题。我想我需要更好地组织一下我的问题。IEEE 就是制定不同流程的协议的 [音频不清晰]，IETF 也是。我的问题是，对于所有标准和协议均由一个机构制定而非其他机构制定，二者是否有自己的见解？他们如何在不同的前沿相互协作？

PATRIK FÄLSTRÖM:

好的。在标准组织之间，他们相互符合对方的标准，对于某个组织要成熟到何等程度，文件在某个组织内应成熟到何等程度，才能由另一个组织引用，他们在大多数标准组织之间已达成一致意见。

例如，在 IETF 中，他们有一种称为“互联网草案”的东西，就不能被引用，而当互联网变成意见征询请求 (RFC) 时，就可以被引用了。据我所知，ISO、IETF 和 ITU 等组织之间已经达成了协议。我认为这种情况也适用于 [音频不清晰] 和 IEEE，以及其他一些机构。而通过会议，他们就可以相互之间达成协议。

多年来我一直充当 IETF 和 ITU 之间的联络人，现在我仍然是 [ISOC?] 和 IETF 的小组之间的联络人。

姓名未知: 谢谢。我觉得答案可能会很长，但我还是想知道得更清楚一些，流程和政治话题将如何由董事会 [音频不清晰] 或批准？谢谢。

JANICE DOUMA LANGE: 请说一下您的名字以便记录，好吗？

姓名未知: 我叫 [音频不清晰]，来自 [音频不清晰]，塞内加尔。谢谢。

GEORGE SADOWSKY: 谢谢。在 ICANN，董事会不制定政策，我想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制定，但在通常情况下，该流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流程，比如，其中由 GNSO 通过政策制定流程提出制定某个政策，然后董事会将研究该政策。

董事会也研究制定政策所依据的流程。事实上，如果遵循了相关规则，并且关注该流程的任何人都有机会对此提出自己的意见，那么政策就可以获得审批。

我觉得在极端情况下，会出现多少有点偏离正轨的问题，但大体上来说，会将它视为自下而上的流程，接受董事会的审批。

SÉBASTIEN BACHOLLET:

Sébastien Bachollet 现在发言。关于.....的问题，我认为刚才说董事会既不起草也不制定政策的总结有点不假思索，原因是我想问，我们从哪里找到本组织中所有这些利益相关方的代表们？不错，正是 ICANN 董事会。

当我们讨论问题或处理问题时，考虑到本组织的多个部门，我们的目标自然而然就是成立包括更多利益相关方的工作组。不管怎样，在今天结束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关于 GNSO 政策的 GAC 公报，一个 ALAC 公报，或者一个关于 GNSO 政策的声明。

届时我们会就此来回交流意见，直到所有人达成共识。其中董事会将发挥作用。我正式了解到的信息是，董事会既不起草也不制定政策，但是会有某个时刻我们必须努力争取在座的各方达成一致意见，这时董事会的作用就是促进形成本组织的全球政策。

GEORGE SADOWSKY:

有件事要说一下。我现在马上要去参加另一个会议，但如果大家希望继续进行深度讨论，请到大厅或附近某处找我，我们很高兴与各位展开进一步讨论。谢谢。

SÉBASTIEN BACHOLLET:

Sébastien Bachollet 现在发言。谢谢各位的关注。感谢大家今天上午参加这次会议。非常感谢各位抽出宝贵时间参加组织活动。可能对你们所有人来说是第一次，但绝对不是最后一次。谢谢。[掌声]

PATRIK FÄLSTRÖM:

早上好。大家之前已经见过面了。昨天我会同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的其他人员与各位会谈时，我想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出现在会议上了。今天，我想向各位比较正式一点介绍我自己，我在此的使命是什么，为什么我认为大家到此参加 ICANN 会议非常重要。

我叫 Patrik Fälström，就职于瑞典的一个小型非营利组织，它的名称是 [音频不清晰]。我们有 15 名员工，我们运营斯堪的纳维亚的互联网连接点。这是最大的互联网连接点，如果不计入美国的商用互联网交换点的话，我们是全球第四大互联网连接点提供商。

我们还运营其中一个带有字母 I 的根名称服务器，我们为世界上 45 个国家和地区代码顶级域名运营 DNS。我们在地球上大约 55 个地方拥有名称服务器。信不信由你，我们还负责瑞典的时间分发。在瑞典的任何人如果想知道现在是几点钟，他们可以向我们的服务器发送问题。

偶尔我也会收到人们的问题，收到的是电子邮件或文本消息，他们说，“我开会迟到了。您能帮我改一下吗？我只需要额外半个小时。您能帮我调一下时间吗？”当然我不能。所有这些看来意味着要做很多事情，而我们只有 15 名员工，只是一个小型组织。

比如，我们要做的一部分事情还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 ICANN 中的工作。今年我担任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的主席。这已经是我担任这



个职位的第四年。今年秋天我们要举行新一轮选举，届时将任命新的主席。

我有可能重新当选。如果 SSAC 的其他会员喜欢我的话，他们会重新选我的。

JANICE DOUMA LANGE: 我觉得肯定会发生。

PATRIK FÄLSTRÖM: 我们将拭目以待。那么，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是什么？大家已经了解了运行政策制定流程的支持组织之间的区别，随后又了解了提建议的咨询委员会。我们就是咨询委员会之一。

如果大家看一看屏幕上显示的章程，就会发现它的内容是：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的工作是就与互联网名称和地址分配系统的安全性和完整性相关的事宜向 ICANN 社群和董事会提供建议。其中包括运营事项、冒充根域名系统的正常可靠运行的事项、管理事项，例如与地址分配和互联网号码分配相关的事项。

还包括注册事项，与注册管理机构和 WHOIS 等注册运营商服务相关的事项。SSAC 一直从事互联网名称地址分配服务的威胁评估和风险分析工作，评估哪里存在严重的稳定和安全威胁，并据此向 ICANN 社群提供建议。当然，这些内容我本应在昨天的会议之前告诉大家，但那是我们召开的一个测试会议。

所以，昨天在 SSAC 中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必然就是，您认为我们现在正在做什么，与 DNS 相关的一些安全问题是什么。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正在研究的事情有很多，甚至更多。无疑，DNS 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还要移交 DNS 的运营，但是我们也在研究注册服务、纯运营方面的问题，以及从 ICANN 角度来看有可能影响互联网生态系统的安全、稳定和灵活的几乎任何任何事情。

我们目前拥有 40（四十）名 SSAC 会员。您可以通过申请并获得审批的方式成为 SSAC 会员。为了能够获得审批，您必须具备 SSAC 目前尚不具备的技能。因为我们的理念是，所有 SSAC 会员人数应当越少越好，这样我们才能有效率地工作。我们的目标是能够编制对本社群有用的报告。

我们撰写关于.....我开始担任主席的时候，我们每年编制四份报告。在我的任期内，我过去的目标是将这个数字增加到六份。现在是增加到八份。自从我继上任主席 Steve Crocker 之后担任这个职位以来，我们的报告产量已经翻番。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不是仅仅由我完成的，当然我不是 SSAC，这跟整体上组织结构更严密的 ICANN 有一定关系，因此就很容易让咨询委员会参与，从而很容易制作出报告。

在我上任之前，SSAC 在不断进行讨论方面做的工作比较多，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积极的工作，但是，如果您编写的是严格的建议，实际上最好是关注建议本身，就像我们现在努力去实现的那样。我们的运作方式是组织小型工作聚会，听上去就像我们自得其乐一样，实际上的确也很有趣。

我们不称它为工作组，我们叫它“工作聚会”，否则您会对他们所有时间都用来开会感到悲哀。我们最近编写的报告中必须要处理的事项包括，使用 DNS 和其他基于 UDP 的协议实施的拒绝服务攻击，

以及计算机和应用程序中的域名解析程序及解析结果、当前搜索列表的不标准使用对安全和稳定的影响程度。

这两种报告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极其专业，现在有很多人每天都多次使用计算机，但他们仍然不理解这些报告。这的确不是故意为之，因为我们孜孜以求的是，让本社群不同的机构都喜欢我们编写的报告。他们对我们说，报告编写得非常好，我们都可以引用。

而大约两年前，我们做过调查，比如，看看我们的报告被引用的频率是多少，在 Google 上的点击量是多少。各位如果搜索我们的报告名称，就会看到这些数字实际上比我们想象中低很多。我们当时分析这个结果，发现我们努力编写的报告使用的是每个人都可以理解的、有点工程师语气的 [sic] 语言，而没有考虑该报告所面向的受众。

我们做了一个测试，证明了这一点。好，请稍等片刻。让我们编写一份提交给 GAC 或政府的报告，其中我们使用的是政府常用的这种语言。我们再编写一份提交给技术社群的报告，使用的是工程师常用的语言。然后我们编写一份面向 ALAC 社群的报告，使用的是他们常用的语言。这样情况就变好了很多。因此，如果您听到或看到我们最近的报告比预想中难以理解，那是因为尝试读报告的人不是该报告所面向的受众。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也在研究我们在报告中提出哪些建议，因为我们的报告最终会提出非常非常坚决的建议。有时候我们会请求 ICANN 董事会做出具体决策。我们可能会请求 GAC 完成某些事务，建议完成某些极其特别的事务。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针对的是面向特定组织的建议，我们尽心尽力地工作，为的是确保我们在报告中所用的语言能够被所提建议的目标受众理解。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当然，这意味着我们要编写的报告就像最后两个报告那样，是本社群大部分人都无法理解的报告。而有时候，让整个社群理解报告很重要。例如，最后的其中一个报告，最后一个，编号 64，向有些供应商提出了非常强烈的建议，我们确信这些供应商没有生产质量足够好的硬件和软件。其中包括家庭路由器、手机、操作系统。

我们强烈建议他们生产质量更高的产品。当然，他们为什么要听我们的？他们想赚钱。他们的目标就是赚钱。他们的目标就是让他们的股东收入最大化，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我们施加影响的唯一方式是，让他们的产品用户和购买者成为迫使这些制造商生产出更好产品的力量。

我们在为供应商编写技术建议的同时，必须向他们产品的普通用户和购买者提出建议 — 这些我们没有在报告中提出，这样他们就可以也要求供应商必须生产更好的产品。

我们在最近六个月内一直在做的是，与 ICANN 沟通小组合作，同意从现在到五月之间开始实施，我们将开始制作播客和视频，在其中介绍每一份报告。我们将制作成果分为两种形式提供。我们将提供报告，这些报告更多地面向我们为之编写建议的任何受众；同时，我们也在进行针对其他受众的常规外展和沟通，例如在涉及供应商的情况下，是针对供应商产品的普通终端用户和购买者。

这就是我们的感受，我们在适应提高产品建议质量的周期，到最后是系统中的各种机制。这也是我们适应的方面。谢谢。

JANICE DOUMA LANGE:

我只想说，我很高兴您跟踪研究了播客，因为当我还在那儿任职的时候我们已经在 ICANN 处讨论过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由于缺少一个更好的术语，我们倾向于将信息张贴到洗手间墙上。是不是？无论在会议室还是办公室，我们所有人都使用相同的洗手间，如果我们只是相互之间分享信息.....我叫 Janice Lange，请记录。抱歉。

如果我们只是相互之间分享信息，那么我们如何将信息发布出去？Patrik，听了您刚才的一番话，我在想，我可以返回沟通小组，直接问他们打算在哪里发布此类信息，确保 — 尽量找出让了解 ICANN 网站的人们意想不到的途径。

因为我有几个亲戚不知道如何访问 ICANN 网站，也不知道它的意思。我想知道您会建议哪种策略？

PATRIK FÄLSTRÖM:

从我们的角度而言，我们还没有完成所有具体细节。我们已经开始与 Duncan 合作，Duncan 是我们的联系人。您可以与他讨论。我们已经集中力量使它.....迄今为止，我们只是为第一种战略制定了时间表，我们应当多长时间实施一次？我们应当如何使用它？实际制作应当如何运行？

例如，我们恰好在五月份早期在华盛顿召开一个会议，我恰好就在那儿，这也是 Duncan 的团队所在的地方。那么我们要想方设法解决有关制作的物流问题，我们还没有谈到发布问题。我很高兴了解到您的想法，不仅是您会有的对于 [音频不清晰]，我希望您告诉我们应当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发布这些信息。我要说的另一件事

是，Sébastien 与我共同合作，务必让信息可供更多人以多种语言访问。

这样，我们在 SSAC 正极力敦促增加笔译量，就像我们在 ICANN 所做的那样。当然，这是出于预算问题，但我必须申明并承认，ICANN 社群中有些人问我是不是将钱投入到笔译比投入到口译更好一些，其实我自己也在掂量这个问题。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我们必须从两者之中选择其一。目前，像今天这种会议一样的会议数量越来越多，我们对于这样的会议采用口译，但实际上，将钱投入到笔译上面会更好一下。

我们必须考虑这些非常非常麻烦的问题。当然两者兼有最好。但有可能需要确定优先级。例如，我会说本次会议是一个重要的会议，需要通过笔译翻译出来，而董事会的某些会议还是采用口译。对于董事会会议和某些公共会议，采用口译很重要。或许这不是我们召开的次数较多的会议。或许我们可以通过笔译翻译更多的资料。

我们的某些报告翻译后，就成了比较受欢迎的报告。但只是因为我们没有预算可供我们翻译想翻的任何资料，所以我们先用英语发布我们的报告，在得到人们希望提供翻译版本的一些反馈时，我们随后才进行翻译。因此，我的确非常高兴能与 Janice 合作，了解传播另一种渠道的最有效方式。

我们制定了自己的报告，现在又有了向这些报告的非目标受众传播的另一种渠道，我觉得大家就是对此提供反馈的非常重要的社群。



ANTHONY NIGANII:

早上好。我叫 Anthony Niganii。当您讨论笔译和口译的时候，在这个流程中，您是否已着手探讨如何看待服务方便性这一问题？特别是对于有残疾、视力障碍、肢体障碍或听力障碍的人。

PATRIK FÄLSTRÖM:

好的。关于一般意义上的服务方便性，我们 — 没问题。对此的回答有两个方面。第一，在 SSAC 报告和相关协议中，我们的确包括了服务方便性。你们中某些研究服务方便性的人可能知道来自澳大利亚的 [音频不清晰] 最初源自瑞典，的确是这样，我来自瑞典，我们相互之间关系很密切。

是的，我们要把它包括在其中，我们的报告只有文本形式，我们尽量将报告编制为文本。因此，使用它的盲人和其他人的所有工具都应当能够分析这些文本。关于我们针对服务方便性编写的报告，我认为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我们在研究.....很不幸，我们一直被迫研究安全和稳健问题并确定这些问题的优先级，这起码让沟通成为可能，因为如果您无法沟通，没关系，这样也无法联系到任何人。我们一致关注如何在希望沟通的双方之间发送 IP 数据包。

在接下来的步骤中，我们要确保双方以能够互相理解的方式发送字节。我对于在服务方便性方面做得不够感到并不满意。我们在 SSAC 中对这方面降低优先级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相信 ICANN 的其他机构能够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当我们认为 ICANN 的其他机构做得不够好时，我们通常会编写建议。例如，商标信息交换中心，您可能听说过。我们一直在极其详尽地

研究如何在商标信息交换中心处理非 ASCII、非英语字符，我们感到不满意是因为，商标信息交换中心根本就没有将非 ASCII 字符考虑在内。

整个流程开始后，人们支付了大笔资金注册商标，却得不到对国际化域名的支持。我们编写了一份报告，其中非常犀利地提到，“这种情况必须得到关注。”最终，这种情况在不久之前开始了，现在我们知道的是，两个星期之前，我从与商标信息交换中心合作的人员那里收到了第一个意见，其中我看到了他们当前研究如何更新相关规则的提案。

这份最新资讯目前不在这里，但起码让我看到了有些好的事情正在发生。所以，我们通常在意识到 ICANN 对这些事情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提出建议。对于服务便利性，我的联系人 [音频不清晰] 和其他人看来在这方面表现得得心应手，所以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需要干预。

姓名未知：

我叫 [音频不清晰]，来自马拉维。我主要想弄清楚，特别是在 SSAC 委员会的运作方面，您是不是还与私营机构和公司合作。还有哪位安全 [音频不清晰]？我想知道他们如何将他们的研究成果汇报给您所在的委员会，然后您如何着手处理这些研究成果？另外，我还想知道，您是不是优先将您的研究成果提交给董事会？

这些研究成果经过讨论了吗？或者您是否得到了他们的批准 — 或者您是不是必须等待董事会开会研究做出批准或拒绝的决议，然后您再回过头来重新研究您的文件？考虑到安全问题，显然会耗费时间。我们讨论的是互联网的安全和稳定。谢谢。



PATRIK FÄLSTRÖM:

关于安全问题以及如何向 SSAC 传达信息，我想我们是当今唯一一个需要召开非公开会议的组织。在非公开会议上，不允许任何人参加。对于哪些人员能载入我们的邮件清单中，我们都有严格的规定，ICANN 员工不能载入我们的邮件清单，只能是 SSAC 会员才允许。

这是因为我们相互之间要交流非常复杂的安全事件和信息。我要说的是，SSAC 中大约半数人员，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属于在互联网安全方面的沟通极其有限的会员，我们在 SSAC 还有执法人员，我们必须能够相互之间分享这些信息，才能编制在发布之前完全保密的报告。

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曾经发生过一个事件，我们发现.....上周末关于 DNS 可能出现的问题有一些研究结果。这些信息在 SSAC 中与我们分享过，我们目前还在研究实际的具体细节是什么。在安全方面，人们可以通过一个名叫“交通灯协议”(TLP)的协议了解信息是否可以分享。

对于你们中知道这一规定的人来说，TLP 红色表示不能与任何人分享信息；黄色表示可以根据需要分享信息，但不能谈及信息来源；绿色表示可以分享信息。在第一个半天，信息处于 TLP 红色状态。这就是我们有时会分享的信息的等级。

作为 SSAC 的主席，我感到有点为难，因为我不希望 SSAC 邮件清单保持 TLD 红色。这种等级设置得太高。而实际看来是这种情况，我们当前研讨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已公开，是一个针对已知问题的新攻击手段。因此，对于您所提问题的第一个回答是，因为我们是非公开会议，我们可以分享并看到这类信息。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与董事会交流互动？当我们编写好一个报告时，我们的工作完成，此时我们将报告与董事会分享，48 小时后再将报告公布。这样可以让董事会有时间提出可能的意见，但我们对董事会提出的建议仍然处于孤立状态。那么，直到.....董事会才自己选择是否要对此、对我们的建议做出响应。

其中一个响应可能是，董事会这样决定，“不，我们不想按照 SSAC 建议的那样做。”我们与董事会共同制定了一个机制，在这种机制下，他们跟踪我们所有的建议，而我尽量在屏幕上现身，这样你们能够.....如果大家访问我的 .ICANN.org 网站，就可以看到董事会最终的决策。

所以董事会可以选择原样不动地实施建议，尝试以其他方式解决问题，或者直接忽视我们。不过他们至少在我的 .ICANN.org 网站上，这个网站提供有关正在进行中的事务的所有信息。让我们看看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先是，解决方案和建议，然后是，提交给董事会的建议.....好的，我的 ICANN，就是这儿。

如果您继续深入浏览，就会发现.....比如这里，第一项，DNS 滥用，有个 2014 年 2 月 18 日的建议，您可以在右栏看到建议。我想，如果您按一下加号，那一项就会变大。向下滚动，就可以看看是不是有些东西在右侧没有太多文本。哦，新通用顶级域名，来自 ALAC。

这个目前来源于 SSAC 和 ALAC，您可以在中间栏中看到它。例如，这里是建议 — 我们的建议是提交给 [音频不清晰] 的建议，第一个建议。ICANN 应当与更广泛意义上的互联网社群合作，等等等等。然后可以看到，董事会采取的措施、附加信息、完成后结束日期。这



就是跟踪系统，我们现在用它来跟踪董事会对我们的建议所进行的任何操作。

大家看一下最右侧栏中，会看到“进行中”。因此您也就看到了建议的状态。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知道即使我们是董事会的一个咨询委员会，董事会也不一定按照我们建议的那样做。他们必须对我们的建议做出响应，这有可能是“不。” — 因为他们可能有其他意见。他们有可能不按常理出牌，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姓名未知：

其他部分是与私营机构、安全搜索公司的合作。

PATRIK FÄLSTRÖM:

作为 SSAC 会员搜索结果的一部分，我们确保 SSAC 的全部会员中包括执法人员、私营机构安全人员以及来自保险公司的人员。我们将这些人作为会员。我们甚至不一定与他们互动交流，他们已经成为 SSAC 的一部分。

例如，我们此前至少有来自执法部门 [音频不清晰] 合作伙伴的人员，有来自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人员。我们今年与英国的有组织犯罪局 (OCA) 和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FBI) 以及所有此类执法部门进行密切的互动交流。我们还与 CERT 以及各种组织和 [MOG] 进行互动交流，我们拥有 [音频不清晰]，这是 SSAC 的 [MOG] 的某个成立者之一。

这就是我们的进展情况。我在瑞典的角色也有一点特殊，已经担任瑞典政府顾问很多年了。因此我们要保证 SSAC 作为一个整体，直接拥有我们努力寻求的所有这些关系。

JANICE DOUMA LANGE: 这可以联系到以前您谈到寻求应用的情况，您是在研究多样性。因为您所具备所有这些技术背景或者执法背景，如果具备这些的话，或许您就不需要研究这些了。

PATRIK FÄLSTRÖM: 是的。就像您所理解的那样，例如，我们在 SSAC 中有很多人具备 DNS 专业知识。在最近的三年内，我们从世界上最优秀的 ENS 专家那里获得了卓越的应用程序，接下来我们减少了对他们的需求，因为我们已经拥有太多。我们不需要 SSAC 中再有更多的 DNS 专家。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其他人员。比如，我们中的 Julie Hammer，是我们的澳大利亚联络人，就来自执法部门，法律背景是我们对后来加入的会员所要求的条件之一，因为我们需要这种专业知识。另外，当然我们 [音频不清晰] 也会考虑一些次要目标，比如性别平衡、语言、文化，以及地理区域。

哦，除了语言之外，她说澳大利亚语，不是纯正的英语。但无论如何，她实际上指明了这一点，所以我可以开这个玩笑。她符合所有这些辅助条件，所以说，她就是成为一位纯粹的、优秀的、明星式 SSAC 会员的榜样。

JANICE DOUMA LANGE: 像往常一样，我们必须宣布这一部分暂时结束，因为我们又有两位演讲人，包括 Patrik，要去参加一个会议。我们似乎有点让他们滞留此处了。我要再次说一声：非常感谢你们！如果大家有什么问

题需要 Patrik 回答，我保证要到他的电子邮件地址，然后抄送给每个人，这样好吗？好的。

大家可以在本周晚些时候联系他。非常感谢。

Tony，您可以接着往下讲。我们用的是漫游麦克风，您可以选择最舒服的姿势坐着讲。很好。请记录，接下来发言的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选区主席 Tony Holmes。

TONY HOLMES:

各位上午好！很荣幸今天上午与各位讨论有关 ISP 和连接提供商的话题，以及在 ICANN 中我们与这些内容的关联情况以及我们如何提出意见。我相信各位已经听过很多演讲，从其他社群也了解了很多信息，所以大家可能知道 ICANN 的主旨，以及如何最大程度地实现协调一致。

我们是 GNSO 中的一个社群，与企业社群和知识产权社群一起，隶属于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建议大家对其他这些社群加以稍微不同程度的关注，这也可以为我们带来一定的平衡。现在，我知道你们中某些人是 ISP 和连接提供商，或者你们来自这一背景的行业。

我想问一下，这里是否有尚未与我交换过意见的其他 ISP？好。谢谢。

作为 GNSO 的组成部分，我们关心 ICANN 内部产生的所有拓扑问题，但我们这个组织的主旨有点独特，因为作为 ISP，包括所有真正大型的纯 ISP，还包括提供 ISP 服务的一些 TEL 代码，以及非常少量的人。

我们如何覆盖到这些呢？有时候通过 [音频不清晰] 进行联系，其中有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协会，这些协会大部分是按地区进行组织的。通过我们与他们之间建立的渠道，我们联系到一些能通过 [音频不清晰] 参与的会员，或者可以让他们成为我们这个社群的会员，与我们直接打交道。

环顾整个世界，如果我们接纳欧洲，我们将拥有大量的 TEL 代码和 [音频不清晰]。如果看一下南美，就会发现涉及的内容略微不同，其中我们有些人员，比如 [音频不清晰]，本身就是大型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但也会涉及并包括一些他们与之合作的较小规模的会员。当然，有些 ISP，他们提供的服务范围也不同。

在世界上有些地方，当然在南美就是这种情况，他们还提供注册商服务。他们在 ICANN 中的交流互动可能迥然不同，他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可能更深入，这为我们现在的讨论实现了平衡。通常在 ICANN 内部制定政策，实际上可以由此直接击中 ISP 的要害。虽然关于域名空间的扩展可能还有政策制定流程，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部分就是，当这些名称突然处于根域中并可以使用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认为，作为基础设施提供商，考虑到我们目前担任的角色以及通过提供对互联网的访问与客户之间建立的关系，你们中大多数人都会重视这一点，当出现问题时，就不只是 ISP 电话铃声响起那么简单了。我们自己就应当是第一个拿起电话说这句话的人：“嘿，这里出现问题了。”或者，有些事情需要处理。

这可以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您在那时可能发现的其中一个问题会引起大量关注，而尽管我会从 ISP 的角度进行争辩，但对域名冲突问题的关注仍然不够，在这方面，我们现在正处于即

将在根域插入大量新顶级域的阶段，而其中某些域名已在私营域名空间使用。

现在，根据人们配置其服务器的方式，可以决定到底是首先依据公共 DNS 来查看这些域名，还是通过私有 DNS 来查看它们。这个顺序绝对至关重要，原因是，假如他们解析这些域名的首要位置在公共域名空间，然后您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域名冲突，过去在私营网络环境下解析的内容，现在实际上要在公共网络下解析。

类似这样的问题对于 ISP 非常重要。我们的部分作用是，尽量将相关信息传播给可能未加入或未直接加入 ICANN 的其他 ISP。关于 ISP 企业的其他方面，我要强调的是，在世界上有些地方，互联网飞速发展，我认为 ISP 的作用绝对至关重要，因为大家需要的基础设施就是我们提供的。

大家需要面对的另一件事就是竞争，因为如果说有什么能使得访问更容易，同时拉低价格促使所有人都能访问互联网，看来那就是竞争环境。虽然，作为 ISP 的某些人可能会反驳，但它并不像其他人强调得那么重要，我觉得现实就是那样，只要 ISP 和 基础设施之间存在竞争，访问速度就会变快，价格就会降低。

而且，我们的确处于通往未来互联网的大量网关的前沿。其中，IDN 和 IDN 变体的技术实现对于我们作为 ISP 也非常重要，原因是，如果您不加入 ICANN，ISP 企业本质上意味着，ICANN 不是 ISP 的核心职能。

它运营着某个基础设施，以及与客户之间的日常交互。ICANN 的一举一动的确影响着我们所有人，但它并没有处于我们所作所为的前

沿阵地。所以，当发生类似域名空间扩张、域名系统引入等事件时，实际上我们负有义务帮助它将相关信息传播到整个 ISP 行业，这样，所有 ISP 就能知道正在发生的情况，他们需要做什么，他们在收到客户查询时要告诉客户哪些信息，怎样才能真正以恰当的方式传播信息。

众多 ISP 的其他重大区别是工作环境。原因是，我在演讲开始提到，对于还以非常大的 TEL 代码出现的许多大型 ISP，我们也将他们作为我们的会员。我们都知道，与互联网相比，电信市场是一个受到高度严格监管的市场。ISP 社群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就是支持多利益相关方参与模式。

这是我们强烈提倡的事情，我相信在过去的一周内大家已经对它耳熟能详了，我在此重述一次。在互联网环境下，严格监管电信的手段可能会暗中阻碍互联网的扩张和创新。因此，在这种特殊环境下，一般而言，即使那些来自规范环境下的公司也高度支持多利益相关方参与模式。

大家可能还听说过 IANA 过渡，我相信，在将来的几年内，所有关注的目光都将落在这个焦点上面。再次重申，对于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连接提供商而言，这的确是极其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即将采用的运作方式和即将接受的监管方式，因为它所产生的结果对于作为 ISP 的我们有可能是一种冲击，特别是在与互联网安全和稳定相关的所有问题方面。

这对于我们和其他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所有情况逐渐明朗并不断进展的同时，我们责无旁贷要发挥自己的作用。我相信这将是一个让人兴奋不已却又忐忑不安的过程。例如，我们已经在

ICANN 发挥了重大作用，有一项提案马上就要进入正式讨论，这就是在最初扩展域名空间时，我们使用了超过三个字符的域名。

一些这样的域名从未被解析出来，早期的时候，人们认为，无法解析的原因是引入的新域名，任何超过三个字符的域名都会被 ISP 拦截。现在，我们不得不做大量的工作来尝试并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想查明真正的问题是什么。而发现的问题是，应用程序提供商和软件开发商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域名空间要按那种方式扩展。

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域名扩展到三个字符以上。是他们的软件和他们的应用程序没有按照新域名允许使用的方式加以修改。这可不是 ISP 实际可以施加影响的事情，但我们在解决那个特殊问题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其中我们必须帮助宣称相关信息。

尽管如此，假如这根本不是一个与 ISP 相关的问题，我们原本可以凭借我们在 ISP [音频不清晰] 与行业其他方之间的关系，快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忽然意识到，应用程序提供商没有全球组织，所有软件开发商也没有全球组织。所以我们必须付出相当艰难的努力宣传相关信息，不仅借助于我们会员资格，还通过我们为解决问题而加入的不同论坛。

我们与之密切合作的生态系统的其他方，当然就是标准组织。我们大多数会员都非常积极，并自然而然支持在 IEFT 内部完成的开发。与地区互联网注册局一样，因为 IP 地址恰好就是 ISP 的生命线。我们还没有.....如果我们尚未得到 IP 地址，那么我们就无法扩展或增加我们的服务、扩大我们供用户访问互联网的基础设施。

从本质上而言，其中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再次积极参与，就是 IPv6 的推广。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对于所有 ISP 来说却是处



于风口浪尖的一个问题。或许我应当在此暂停一下，拉开回答任何问题的序幕，无论是针对与 ISP 社群有关的任何事情，还是我们所做的工作。

ANTHONY NIGANII:

请记录，我叫 Anthony Niganii，来自加拿大。您可能知道我们目前在加拿大所面临的挑战，无论是在访问互联网的价格方面，还是在试图赢得更有竞争力的市场方面，您的组织如何能够从终端用户的利益出发，支持或推动 [音频不清晰]？

TONY HOLMES:

当然是通过 ISP [音频不清晰]，我们关注的很多问题都是围绕这方面、围绕价格、围绕推出的基础设施展开的。在国家范围内，除了提出某些意见或建议供人们采纳，我们从未将自己置于其他位置。

的确，在我们的环境中，有些人可能负责决策导向，有些人关心价格，从他们的角度看，我认为引起关注的焦点会越来越多。当然，如果我可以拿英国举例的话，在英国，ISP 与某些重要问题的监管机构之间的互动交流相当多。我觉得这的确就是将来逐步选择的一种方式。

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情况有些不同，因为大家面临的挑战不同。例如，在非洲某些地方，普遍认为，竞争实际上会解决其中某些问题，会有助于推出基础设施，会降低访问价格，不过大家真正需要做的是，想方设法鼓励其他 ISP 深入到世界上类似地区。

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个因果难定的问题。对于其他 ISP 来说，那个环境肯定最适合他们拓展市场的地方。只是，他们需要一

定形式的鼓励去那儿。我觉得互联网治理论坛的好处之一就是针对刚才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其中，能力培养的需求引起了高度关注，ISP 纷纷参与某些能力培养演练。

这真是在解决此问题方面发挥作用的所有各方的密切合作。没有轻而易举的解决方案，但是一旦您能够解决，看来就是与众不同的创举。

姓名未知：

是的，我叫 [音频不清晰]，来自 [音频不清晰]。我的问题与他的问题非常相似，你们是否出台了建设基础设施的任何政策建议，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

TONY HOLMES：

实际上，不考虑实际情况而提供政策的确是个难以处理的事情。不过，现在已完成了一些比较优秀的研究，我们一些会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我们很多与会人员都知道这个工作，我觉得在 OECD 这样的地方，实际上是指为建设恰当的环境而必须完成的重要事项。

只有在恰当的环境下才有望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您需要考察某些研究结果得出的原则，以及这些原则如何适用于特定地区。在世界上某些地方，现在这种情况发生得非常快，因为互联网的威力就是促使问题解决的真正动力。

而在世界上另外一些地方，似乎仍然有些迟缓。我衷心期待的一件事就是，像互联网治理论坛这样的组织或团体能够吸纳更多这样的人员，帮助他们通过最佳途径找到最佳方案并了解实施方法。

VALENTINA: 大家好。我叫 **Valentina**，来自罗马尼亚。请问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选区对于审查是如何做出响应的？

TONY HOLMES: 当然，这是热议话题之一，是引起众多关注的问题。作为一个选区组织，我们还没有对这个问题表态，但自然而然会有这样的认识：过去的做事方式显然不是正确的方式。因此可以说，本选区内普通接受这样的原则：特殊问题一定要接受仔细审查。

而这种审查是我们无论如何都不愿支持的一种方式。互联网的开放对于互联网整体上的正常运转绝对至关重要。因此，让互联网保持开放、让用户免费访问所有服务和应用程序，是我们作为 ICANN 下属机构表示非常支持的一种原则。

任何形式的限制实际上都违背我们无比珍视和支持的原则。

VALENTINA: 不知您能否陈述一下没有对这个问题正式表态的原因？

TONY HOLMES: 好的，原因是，我们大部分工作的关注点围绕在日常基础设施问题上，也就是互联网中影响我们的技术问题。举例来说，各位从前面 **Patrik** 关于 **SSAC** 的演讲中可见一斑。作为一个选区组织，我们要完成的事项之一就是，经常研究 **SSAC** 提交的报告，一些对 **ISP** 来说存在技术问题的报告。

我们需要从稍微不同的角度研究这些报告，并了解在通过 SSAC 希望帮助我们解决的某些问题尽力改善服务方面，我们需要做什么。因此，关注点主要落在基础设施问题上面。我们在 ICANN 的另一部分活动集中在 GNSO 中的政策制定工作上面。

现在对沿着该路线实施的审查没有特殊的要求，虽然我们可能参与了一些讨论和辩论，特别是通过其他协会，这些协会通过 [ISP] 了解相关事项，作为 ICANN 的选区组织，我们已经背负了过多问题。

现在有太多情况在发生，我们没有机会研究一下范围更广的某些方面，以原本可以采用的方式、像在其他论坛那样，而现在只能通过 ICANN 解决。

JANICE DOUMA LANGE:

如果 GNSO 的论坛能够发出足够多的声音就好了，比如，“我们希望建立政策制定流程。我们希望有些事情要以审查为中心。”如果背后有足够多的内容和理论依据，如果可以通过流程制定出来，那么它就是值得高度重视的东西。

而实际上 ICANN 并不参与内容，这一事实如何与之相互影响呢？其中与之有什么关系吗？

TONY HOLMES:

我在此接受提问的问题.....我是从 ISP 的角度接受提问，因为那些问题的确对 ISP 造成冲击。而谈到 ICANN，我想 Janice 您实际上在解释它为什么没有列入这里的会议议程中，为什么我们不在 ICANN 中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显然 ICANN 管理范围非常有限，而这是个非常广泛的问题。



它影响着 ICANN 中的某些参与方。而我们就是参与方之一。但这不会处于乏人注意的境地。至于在本选区组织内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将不会对此急于表态或发表观点，除非它按您所解释的方式提出来。坦白地说，这个问题不太可能在 GNSO 中提出来，因为他们被淹没在政策问题中太久了，而实际上这些问题是 ICANN 此时此刻的核心关注点。

WILLY:

请记录，我叫 Willy [音频不清晰]。我已经见证了移动连接、3G 等行业之间关于电缆和光纤的常规基础设施方面的对话，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我想知道，您是如何看待电信与移动连接和常规 ISP 之间的联姻？这对常规 ISP 来说是一种威胁吗？您是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

TONY HOLMES:

通常我不会将它视为一种威胁，我会把它看作一个契机，实际上它是游戏规则颠覆者，这对 ISP 而言毫无疑问。对于不提供这类访问的 ISP 通常很有必要，但未来的道路就是这样，您既已出发，就不要顾虑任何疑问。

需要完全连接、完全移动、全天候、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这就是我们即将踏上的征程。因此我实在看不出，除了让系统随之发展，还有其他任何适应方式。自从互联网问世到现在，它依然是个很年轻的事物，发展始终都在继续，一切都处于不断变化中。

只是需要在这条道路上更迈进一步。这样会提供不同的挑战，会影响很多 ISP 的业务本质。但是，无论如何，互联网中任何事情都不会静止不变。我们只是需要在发展道路上更迈进一步。

BENJAMIN:

请记录，我叫 Benjamin [音频不清晰]，来自尼日利亚。我想.....我是作为来自 [音频不清晰] 的某个代表与您对话。那么，目前是否有正在使用的 [音频不清晰] 国际标准或地区标准是您要求会员必须遵守的？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来自发展中国家，那里的 ISP 很难称得上 ISP，您所指的意义上的 ISP。他们提供糟糕的服务，因为政府根本不管。

首先，就我所来自的地区而言，没有强有力的 SLA 约束 ISP 提供一定等级的服务.....实际上，那里没有服务质量。人们不能为这类事情买单，他们没有得到服务。是的，这就是原因.....当您提到 SSAC 时，对我而言，他们编写报告、提出建议以及完成所有这类事务，我很乐意请教他们，这些报告如何改变这个行业，甚至在提到供应商的情况下？

我只想问，因为您属于 ISP 行业，属于也在面向 ICANN 研究此类事情的组织机构，您如何尽力改善所有这类事情让终端用户受益？

TONY HOLMES: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也是贴近我内心的一个问题。我完全赞同，在世界上某些地方，ISP 提供的服务非常糟糕。对 SLA 的遵从情况非常松懈。我再次提到了这种情况，我认为或许改变环境才能扭转不

良的局面。当然，作为 ISP，我们无法做到的是，深入到世界各地，以其他任何方式改变环境。

那么，我们可以向他们展示最佳实践是什么，鼓励他们运营自己的市场，而不是从监管市场方面入手。我觉得这不是问题的答案。这是关于建设特定环境的问题，在这种环境下，可以通过开放和提供相关服务的方式逐渐发展正常健康的互联网。因此，最佳实践就是我们在提供导向和指导方面的帮助。

我们不能强制他们采用什么措施。我认为值得欣慰的是，现在已经得到了广泛关注，因为互联网如今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变得必不可少、无比重要了。很多国家中的管理机构能够调引导市场和调控环境，实际上也在寻求他们可以从中持续获取的一些利益。最坏的情况是，某个地区只有一个垄断市场的提供商，没有竞争。他们不必担心自己所提供服务到底是什么样的。

如果您想访问互联网，就得接受他们的服务，否则就休想访问互联网。这是最坏的情况。世界上有些地方仍然需要变革，但我认为，互联网的普及、发展和威力将会帮助改变这些，因为如果不做出改变，作为地球上的一部分、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就无法像我们一样从互联网中持续获得利益。

如果您想加强这方面的力量，您想鼓励教育、社会流动、我们享受到的各种利益以及商业利益，您就必须改变那个环境。改变会逐渐发生。在世界上有些地方，变化速度比其他地方快得多。不利的一面是，通常要花费很大的代价，这是另外一个巨大的障碍。但是，在帮助培养能力方面，现在越来越引起高度重视。即使像我们这些来自发达国家的人，也会从帮助他人的过程中看到巨大的利益。



因此，尽量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培养能力，实际上也是为他们积蓄大量动力。

JANICE DOUMA LANGE: 我要在此向您表示感谢。我知道可能还会有更多问题，我再次保证，会让大家与 Tony 保持联系，确保所有这些问题在这一周内得到回答。但敬请理解，Tony 在周五或周六上飞机之前的日程表安排得非常满。请大家向我提出所有问题，我会将这些问题转交给 Tony，同时请留下您的电子邮件地址，我知道我们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回答您的问题。那么，请继续发言。

TONY HOLMES: 就这方面来说，我的确非常渴望展开更多讨论并回答任何问题。通过 ISP 社群，我们已经针对许多议题提供了大量意识观念和开展活动。其中的目标之一是面向新通用顶级域名计划。因此，我们每周都会通过我们的网站提供所有新顶级域的更新列表，这些顶级域将根据其实际运营决策插入到根域中。

只要做出决策将新通用顶级域名放入根域中，并获得批准，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列表中。在此过程中，我们查看那些特殊的域名，找出我们认为是 ISP 的一些域名，这些域名可能会由于潜在的域名冲突产生问题。我将无比高兴提供该网站的链接，并与任何人探讨这一特殊问题，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社群的某种使命，我们非常希望将这些信息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

如果您有兴趣探索这个网站，并希望您的信息出现在刚才提到的列表中，那么您可以了解常规的最新资讯，并让我知道相关信息，我保证按您的要求实现。

JANICE DOUMA LANGE:

我会这样做。我只是需要做一下记录，Tony，我保证会这样发生。好。再次表示非常感谢！[掌声] Byron 在吗？有请您接下来发言。这有点像.....是的，的确是。请记录，ccNSO 主席 Byron Holland，我们晨间联谊会上的最后一位演讲人。我们把最好的留到最后。

BYRON HOLLAND:

我了解 Tony。他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好的，各位上午好。谢谢大家在此听我演讲。我叫 Byron Holland，是加拿大国家代码运营商 [sirerra] 的总裁兼 CEO。我们研究 .CA。我也是 ccNSO 本届主席。除此之外，我还属于通常称为高层专家小组或第五战略小组的组织。这个组织的正式名称是互联网合作和治理机制专家小组。

这个名称完全不容易记住，这就是为什么通常把它简称为高层专家小组的原因。不过，我的确是在互联网行业内顶着这样三个不同的头衔。我今天在此的目的是想专门针对 ccNSO 的具体职能提出一些深入的看法，而我也因那些头衔而消息灵通。如果有关于这些方面的任何问题，我也乐意为提问者做出满意的回答。

而从 ccNSO 如何运作、人们如何参与或加入该组织等这些方面来看，ccNSO 是 ICANN 机构内部的一个自愿会员组织。目前总共有大约 250 个国家代码，而在 ccNSO 拥有会员身份的现在就有 149 个。这

149 个会员约占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代码域名的 99%，因此我们的比例虽然只是 149/249，但我们却代表了几乎所有的现有域名。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组织是个志愿团体。成为会员无需缴纳相关的费用。这是与 ICANN 互动交流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参与 ICANN 中的整体治理和政策制定流程。但是作为独立的实体，虽然具有与之相关的某些主权，但我们做出的某些决策，除非是通过政策制定流程完成的，否则不具备任何约束力。因此我们更多的是采用道义规劝、参与、最佳实践等非正式机制来促使我们的研究结果被采纳。

在促使我们的会员采纳我们的任何研究结果方面，没有一成不变的方式。这实际上让我们与 ICANN 组织的其他从属团体界限分明地区分开来并且与众不同 — 最重要的就是 GNSO。如果采纳了某些决议，就会对他们的会员资格产生约束力。这自然与众不同。

我们经常通过工作组、研究小组、跨社群工作组等各种途径来参与。

实际上，在 ICANN 内部的所有机构中，我们可能参与跨社群工作组比参与任何其他专门机构次数更多，这一点毫无争议，部分原因是，我们通常是与 GAC 合作完成一些工作。即便我们是独立的，一般来说，国家代码也会与其各自的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尽管实际情况并不总是那样。

我们大多数人都有正常的工作关系。我要介绍的第二点，就是国家和地区代码现在一般是通过 ICANN 授权给各国政府。然后，政府将运营国家和地区代码的权限授予该国已成立的任何一个组织机构。在加拿大，情况比较特殊时，政府会到互联网社群询问，“我们应该做什么？”



追溯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必然是由非营利公司来完成这样的事，这是最佳方式。各位通常会在西方民主政治中看到这点，就是这种情况。当然，您也会在其他地方看到。国家和地区代码机构有时候作为政府部门运营，有时候仍然作为学术机构运营，在极少数情况下，仍有一些传统的类似机构为私有利益者所有。

我可以告诉大家，原因是那些大相径庭的治理机构仍然全都可以让他们的根域回归各自的主权政府，几乎随时可以。在考虑国家和地区代码机构及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这也是我们从 GAC 分离出来却经常与 GAC 密切合作的原因之一，特别是与国家代码的主权、授权和重新授权相关的棘手问题方面。

只有在 ccNSO 内部，我们才能管理那些关系。因此，国家和地区代码社群与 ICANN 之间、与 IANA 之间均无任何合同。这是我们与通用代码领域参与者、通过合同受制于 ICANN 的其他参与者之间极其重要的区别。当然我们非常令人艳羡地维护了这个权利，随着时间推移，ICANN 偶尔会尝试鼓励我们通过各种形式交流各种各样的文件，但我们就是没有与 ICANN 签订任何合同。

我们的独立归因于我们这类组织的主权独立性。这样可以让我们独一无二的视点看待 ICANN 组织。我们聚集在此，我们是积极的参会者，我们因特有的主权问题在 ccNSO 内部以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运营。其中一个真正有意义的总结是，我们经常在国内完成大量工作。

我们中的很多人在国内完成大量工作。我们非常积极地参与互联网社群，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是在像 ICANN 这样的更广泛的论坛中努力促进互联网社群发展并为此做表率。我们还在尽我们所能在各自国内将能力发展到相当大的程度。

再次重申，请始终注意，我们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组织，我们并不完全相同，而会随着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我们尽力在国内发展能力，这是我们的作用之一。这是人们参与活动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这些人可能不会总是能够就互联网问题与政府交流，通过您的国家和地区代码机构聚集在一起、通过您的国家和地区代码机构参与，的确是在国内参与活动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我知道，我们和其他人实际上在组织大家参加 ICANN 会议、IGF 等。因此，加入互联网治理空间的方式有许多种，通过您的国家和地区代码机构加入 ICANN 组织机构 ccNSO 是一种方式，通过您的国家和地区代码机构加入 IGF 和其他组织机构也是一种方式。

所以说，国家和地区代码机构实际上可以根据当地特点量身定制。我会鼓励大家理解您当地的国家和地区代码机构，关于他们会为大家提供什么样的机会，我们将拭目以待。我们此时聚集在 ICANN，我们的会议是开放的。我们周二全天和周三全天开会，为此我必须提前两分钟离开这里，因为我是会议的主席，我必须在 9:00 点整主持会议。

同时欢迎大家参加会议。会议全天召开，我们围绕国内广泛的互联网问题、最佳实践展开大量工作，而此时此刻，互联网治理显然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而 NTIA，尤其是 IANA，从其在 ICANN 生态系统中的问责制严格监督角色中退出或建议退出，对于我们非常重要。

我想或许我可以触及这个话题。毋庸置疑，这可能是眼下互联网治理空间最大的单个问题。IANA 是我们国家代码分区所依据的一项职能，或者是用于我们国家代码的数据，IANA 是为我们将数据或多或

少放入根域的一个实体。所以我们是 IANA 的客户。实际上，在我们获得 1,000 个通用顶级域名之前，我们是 IANA 至今最大的客户，因为现有的国家和地区代码顶级域名比现有的通用顶级域名多。

因此 IANA 现在发生的情况对我们非常重要，不仅是从技术层面或程序层面而言，而且在政策和治理层面也是如此，因为恢复主权和我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从技术层面实施政策，对我们都极其重要。这就是……尽管许多人认为 IANA 确实是一项技术职能，但事实上，它等于主权、政策和技术的交集。

如果您将 NTIA 从这个等式中去除，研究相关问题，就会发现最大的热点或紧张政治局势的来源将是在 IANA 职能范围内与主权相关的国家和地区代码顶级域名问题，因为并非所有政策在国家代码的授权和重新授权方面不堪一击。当然，我们都已经普遍认识到不同国家变化莫测的环境。

如果某个国家代码在应当成为运营商的国家内未获同意，会发生什么情况？现在有一些国家就是这种情况。突然间您发现巨大的政治政策问题空降在 ICANN 组织门前，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技术组织。在接下来的几天或数周内您会发现，出现的问题会继续发展，而我会建议您注意国家和地区代码问题，因为后者将会成为本次互联网治理辩论中的下一个热点。

目前在 ICANN，其中由 ccNSO 处理这类问题。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代表了迄今为止的大多数域名，但我们仅代表了 249 个国家和地区代码顶级域名中的 149 个。我们不谈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代码顶级域名。还有一些区域性组织，这些组织实际上可以访问不属于 ccNSO 的国家和地区代码运营商。但是我们与这些地区组织之间都

有着很好的关系，这是让人们参与这个领域并在其中找到方法的另一个良机。

而这些地区组织也会参加我们围绕如何处理被质疑的授权和重新授权而展开的讨论。不过，ICANN 是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真正论坛。我只是想说，这就是我所做的，我们所做的工作，但我还是非常希望了解我们如何能够实现有更多变化的参与方式，特别是 — 我很不愿意这么说 — 从政治上而言不太得体的方面。可是，大家看看 ICANN 会议上的麦克风前，就会发现那里通常是被一帮白头发的老家伙们占据着，不是吗？

作为一个社群，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参与，需要收到更多种多样的意见和反馈。大家知道，我们属于第一批上网的 25 亿网民。接下来要发展的 25 亿网民是本组织和互联网治理机构通常需要认真考虑并开始做出改变以实现更便捷访问的群体。

ANTHONY NIGANII:

好。我叫 Anthony Niganii，来自加拿大。我的问题是，您可能需要理解加拿大第一民族的问题，他们面临着这样的挑战：既要作为他们原住地的政府存在，又要尽力使他们的主权在加拿大境内获得承认。如何才能让他们也参与其中，即使他们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被视为一些民族？他们在这方面一直在寻求机会。

这可能不是加拿大独有的情况，也可以适用于世界上其他争取主权获得承认的土著人。那么，当您研究政策的时候，是否可以将它作为一个亟待讨论的议题提出来？或者，将它当作一个相对全新的议题提出呢？

BYRON HOLLAND: 您是指在拥有国家和地区代码方面吗？

ANTHONY NIGANII: 是的。

BYRON HOLLAND: 国家和地区代码中，点右边的两位数专门摘自联合国 ISO 3666 列表。我们从来就没打算以身涉足政治雷区，ICANN 也不会。基本上就是说，代码必须是来自这个国家和地区列表的名称，否则决不允许。我们只采用这个列表，国家和地区代码直接遵循这个列表。

姓名未知: 我有两三个小问题必须由您来回答。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学者，我叫 [音频不清晰]。我要以个人身份与您讨论。第一个问题，成为 ccNSO 会员的要求是什么？应当是注册局、注册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可以站出来成为它的会员？因为我只是想确认一下，我国的国家和地区代码顶级域名机构并不是 ccNSO 会员，所以我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第二个问题，有一些特殊的国家和地区代码顶级域名实际上不应用作国家和地区代码顶级域名。例如，.TV、.CO 等。它们更适于用作商用或通用顶级域名。不知您对此有什么看法？这样对于 ccNSO 可行吗？

BYRON HOLLAND:

第一个问题答案是，只有注册局运营商才能成为 ccNSO 会员。不适用于注册商或其他任何合法运营商，但我们只提供会员身份，或者说我们只将会员身份授予那些为某个国家运营国家和地区代码注册局的机构。这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一类会员。

至于第二个问题，关于互联网社群或国家如何推选运营他们的国家和地区代码？这是互联网社群在其各自国家的主权，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和地区代码社群，不应干涉他们各自的运营方式。

因此，会有一些机构处于该范畴内非常商业化的一端。如果您运营源自某个大学的国家和地区代码，大学是许多类似代码的发源地，或运营来自某个政府部门的国家和地区代码，这也类似该范畴内的一端，那么，其运营方式完全就像一个纯盈利公司使用两位数的国家和地区代码进行有针对性的市场营销一样。

但是，我们对此没有这样或那样的政策。

JANICE DOUMA LANGE:

在我们继续下一步活动之前可以再回答一个问题。会是什么问题呢？我不是很确定会了解到什么内容。我想，作为老师，我求助于下一位学生。

姓名未知:

我叫 [音频不清晰]，来自塞内加尔。在我们国家，我会认为，我们对 .SN 的国家代码发展是我们在互联网上的一个平台。GAC 如何处理国家和地区代码域名范畴的政治话题？这是一个很好的衡量方式，[音频不清晰] 委员会就是这样，将处理政治话题或其他类似话题放在一起讨论。

BYRON HOLLAND: 我不太确定是否理解了您的问题，关于.....关于 GAC 成员与.....之间的关系。

姓名未知:ccNSO。

BYRON HOLLAND: 是从您所在的国家和国家代码运营商的角度而言吗？

姓名未知: 我重点强调这个问题.....

BYRON HOLLAND: 抱歉。部分原因可能是声音效果对我这边来说非常不好。我很难听清说的是什么。

姓名未知: 我强调的是最高级别。ccNSO 与 GAC 之间，在最高级别上，是如何一起合作的？我会认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代码 [音频不清晰] 作为我们在互联网上的一个平台，它属于国家范畴，但要想一想，它如何在.....之间运作？

BYRON HOLLAND: 我是说，就独立社群方面而言，我们的确有着相对比较密切的关系。
我们通常合作的实体几乎多于任何其他两个不同的实体，我们所做



的工作远远超越跨社群工作组的工作。因此，我们有个工作组专门研究针对国家和地区代码的授权和重新授权的这种难题。

它拥有 GAC 和 CC 会员。我们有一个围绕国家和领土名称组成的工作组，不深入探究就会发现，这方面有很多被质疑的政治问题。

我的意思是，您只需想想 Amazon 和 [音频不清晰]、.Amazon 和 .[音频不清晰] 所表现的形式就明白了。存在很多棘手的问题。因此我们通过工作组合作，提出与我们双方都相关的问题的普通解决方案。我们实际上所做的工作远远超出任何其他两个独立的组织所做的工作。这可能就是我们主要的行事方式。

我们还尽力互相了解对方。我个人很想认识加拿大代表，想了解他们对自己的问题担忧所在，并与他们进行讨论，确保我们能够尽最大可能达成共识。我们不会在所有事情上均达成共识，但我们会尽最大可能互相支持，至少在我们这方是这样。

抱歉，我得离开这儿去主持一个会议。

JANICE DOUMA LANGE:

现在，我们都得离开。我们要清理会议室，不仅让 Byron 召开他的会议，也让 GAC 开始他们的会议。我会将电子邮件地址分发给大家，如果您提出任何其他问题，我们会在这一周内为您解答。

我可以将问题发送给 Gabby 或 Christina。

BYRON HOLLAND:

是的，完全没错。

JANICE DOUMA LANGE: 好。请将任何其他问题发送给我，我们会将所有问题汇总给 Byron。
非常感谢各位抽出宝贵时间参加本次晨间联谊会。

BYRON HOLLAND: 非常感谢大家！

JANICE DOUMA LANGE: 各位请记住，我们将于 5:00 在 Moore 重新汇聚在一起，昨晚我们与 John Crane 和安全团队以及我们的 — 他在全球其他安全团队中的同事曾在此汇聚过。如果您对会议议程有任何问题，请到小会议室单独讨论。祝一天过得愉快！

[听力文稿结束]